

张一南推出北大国文课收官之作 比起传播知识，更愿告诉读者“道不远人”

唐代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黄金时代，尤以诗歌为最。唐诗涌现出一大批伟大诗人，至今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学记忆。关于唐代文学，现代阐述者众，出新意并不容易。

近日，文化学者、畅销书作家张一南推出《张一南北大国文课·唐代文学篇》，透过真实的历史情境解读唐代大诗人们的人生境遇、名篇佳句、创作风格，发现许多早已熟能成诵的诗篇原来另具深意。

10月28日和29日，张一南来到成都，分别在天府新区“寻麓书馆”和玉林蓓蕾社区“晚读书店”做了两场分享会，跟读者分享她的新书。在两场讲座中，张一南都首先提到，她已经离开北大去国图工作。这本书算是“张一南北大国文课”系列的收官之作。“下一本书，就是国图张一南写的了。”

虽然是新书分享，但张一南并没有只是简单介绍这本书，而是做了两场关于唐诗鉴赏的深度讲座。第一场的主题叫“诗的复兴”，讲“初唐前期”；第二场主题是“走向盛唐”，讲“初唐后期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早在9月12日，张一南入川登上名人大讲堂，讲述李白的蜀乡情结，吸引全网160万网友观看直播。时隔一个月再次来蓉，她这两场讲座继续深度解读唐代文学的魅力。



张一南在成都做分享。张杰 摄

四杰驰骋文坛的日子 是诗国盛世的预演

从唐朝立国到南唐覆灭，跨越三百余年，初唐四杰、孟浩然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高适、岑参、韩愈、白居易、李贺、李商隐等诗人皆在唐代文学银河中一一呈现。张一南给初唐前期找到的一个关键词是“复兴”：“今天我们一谈起唐代，都是煌煌大唐，大唐盛世，其实，大唐盛世也是从贫弱中走过来的，也是经过几代人付出努力实现复兴。”

很多人知道“初唐四杰”，但未必知道这四位杰出诗人背后的历史逻辑。张一南说，王勃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之间不是知识的差异，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异。“六朝悠久深厚的诗学积淀，在一代人的失落之后，又在王勃们的身上复活了。‘初唐四杰’的出现，是唐诗全面辉煌之前先探出来的一枝迎春花，预示着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时代要到来了。在连年的分裂、战乱之后，在唐朝建立之初的贫瘠、隔阂之后，突然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出现了。四杰驰骋文坛的日子，是诗国盛世的预演。”

这四个人里，王勃和杨炯同岁，都是永徽元年(650年)，也就是唐高宗登基那年出生的。骆宾王和卢照邻比他们要年长一二十岁。“王勃是太原王氏，属于山东士族，他是知名的文化家族里近支的小孩。杨炯是弘农杨氏，跟隋炀帝是同一个郡望姓氏，属于关中士族。如果要给个直观的印象，王勃和杨炯站在一起，大概有点像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感觉。”张一南说。

“王杨卢骆”这个排名，历来有很多争议。但是张一南发现，“这个顺序正好是他们四个人门第的顺序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。从地域上说，王勃和卢照邻来自北齐故地，杨炯来自北周故地，骆宾王来自陈朝故地，‘后三国’在四杰里凑齐了，这也是历史遗留的地域隔阂被打破的表现。‘后三国’的文学都没有被遗忘，而山东显示出微弱的优势，南方表现出微弱的劣势，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唐朝的文学地理格局。”

走向盛唐的岁月 其实比盛唐带劲

讲到初唐后期，张一南说这个阶段的诗学主题就是“走向盛唐”。“盛唐的



《张一南北大国文课·唐代文学篇》 出版社供图

时候，整个诗歌系统都准备好了。体裁上有近体，有古体，有乐府；艺术上有声律，有兴象，有风骨。所以才能出那么多好诗。那么这个准备是谁做的呢？初唐后期做的。所以，我们要理解盛唐，还是要先理解初唐后期。唐朝走向盛唐的岁月，其实比盛唐带劲。”

在讲初唐后期时，张一南特别提到这一段的历史政治，“高宗后期，朝政其实已经由皇后武则天控制了，这就开启了唐代历史上长达几十年的女性政治时代。简便起见，我把这个时代统称为武朝。这个时代，恰好是近体诗最后定型的时代。这是巧合吗？我认为不是。近体诗的定型，体式的定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实际上意味着诗歌文化的定型。”

张一南还分析到，唐代人才选拔制度与诗歌文化兴盛之间的关系，“在隋代和唐代，实行科举制的同时，其实还有各种举荐的方式作为辅助。近体诗为什么在武朝定型下来了？因为新的人才选拔观念是在这个时代定型下来的。这个新的人才选拔观念，就是以诗来判断一个人的士族性。你出身再寒微，只要你的诗表现出了士族性，那么你就是个值得尊重的人才。”

初唐后期南方士族的歌行，最有代表性的是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这首歌行号称“孤篇压全唐”，是唐代歌行的精品。“这首诗可以代表歌行体的一个规范。首先他的内容很丰富，体物和缘情交替，不仅有景物，还有感叹，交错着写。”但张一南也提到，这首诗不

至于最好的一首歌行，“只能说这首诗确实很有名。张若虚的诗流传下来只有两首，而且另一首很平常。《春江花月夜》也是到了明朝才成名篇。在中古这个阅读场下，《春江花月夜》可能不能算是一首杰出的作品。”

从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 看唐朝的内在凝聚力

在分享初唐后期诗歌文化时，张一南重点分析了贺知章。“贺知章是南方人，他的出生地是今天的浙江萧山。贺知章的贺，是典型的江南姓氏。他主要是以七言绝句见长，我把他和张若虚划在一起，是考虑七言绝句在这个时候刚刚从歌行中独立出来，还可以看成小型的歌行或者歌行的一段。南方士族擅长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，其实就是南朝先进诗学文化的遗存。”

很多人在少年时代都背诵过贺知章的《咏柳》和《回乡偶书》。《咏柳》是张一南最早背会的几首诗之一。“我发现他一首绝句连着用了三个比喻，都是齐梁式的比喻。其实这是一首人工化程度很高的诗，跟我小时候印象中那个‘风光不转绿荫’的很自然的柳树形象，是不一样的。‘碧玉妆成一树高’是一个典型的齐梁化的比喻，这个柳树的形象不是在风中飘动，很有动感的形象，而是被这个比喻静态化了，凝固在那儿了，变成碧玉雕出来的了。所以贺知章咏柳，不是体现一种自然之美，而是体现一种人工之美、雕琢之美。”

“不知细叶谁裁出”，这句话大家都熟。但张一南发现，“这个问题问得很绝，没有人会这么问，因为没有人觉得柳叶是裁出来的。如果不是诗人，不是齐梁的诗人，不会把它和没有生命的纺织品联系起来。‘二月春风似剪刀’，这又是一个齐梁式的比喻，把自然的春风比喻成人造的剪刀。这又是生命感和无生命感之间的一个转换。”

仔细分析一番后，张一南认为，贺知章这首诗，其实还带着南朝宫体诗的痕迹。“我们再联系贺知章的出身，他是江南士族，就知道这些南朝宫体诗的痕迹，是江南士族带来的。”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

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《回乡偶书》也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首诗。但张一南的分析比较新颖。她说，贺知章是江南士族，到北方做了一辈子官回到南方。初唐的时候，国家刚刚统一，南方人和北方人是有隔阂的。南方人到北方做官，也有一种漂泊的感觉。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，时代发生了变化，是盛唐了，南方人的心理也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在家乡人眼里，他又成了北方人，家乡人对他又是一种隔阂的心理。他的《回乡偶书》，其实隐含着这种微妙的隔阂心理。为什么贺知章能说家乡话，还被儿童当成客呢？“说明新一代人已经对北方的首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。从贺知章到这些孩子，唐代南方人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贺知章那代人，在长安一辈子都没认同长安；而这些孩子，已经是没有到过长安就向往长安了。这说明，唐朝的内在凝聚力，不知不觉地加强了。”

每次使用网络用语 都是沟通古今的尝试

听张一南的讲座，会特别明显感觉到，她对传统文化的分享言之有物、语言鲜活，很多见地和视角令人耳目一新。在讲座结束后，她也向记者分享自己这么多年的心得：“我的老师曾说过大概如此的话：能跟别人讲明白的前提是你自己先想明白。对我影响很大。”

在《张一南北大国文课·唐代文学篇》的行文中，也可以发现除了比较专业的文学术语之外，张一南还使用了不少网络用语。对这一点，张一南在序言中特别提到自己有特别用意，使用网络用语并非因为语言匮乏。“事实上，我的‘母语’是文言。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也许会出一本文言诗话，那会是我写作最舒服的文体。之所以要费力气学习使用一种我不熟悉的语体，是经过认真考虑的。并不完全是为了‘通俗’，更不是为了媚俗。我每一次使用网络用语，都是一次沟通古今的尝试或者思考。”

张一南还提到，自己向大众讲传统文化，不希望被奉为一种高高在上的优雅，一种青花瓷一样的摆设。“比起传播了多少知识，我更愿意向我的读者展示道不远人。传统是这样的，不是那样的。我是一个活人，传统像我一样鲜活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